

第二十三章 再婚

西人纳税人会议表决通过三名华人加入工部局董事会，对公共租界的行政变革来说不是划上句号，而是划上逗号。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已有八十年历史的租界，经历了最令人眼花缭乱的變化。

变化，有的为租界当局主动发起，有的为外部力量促成，犹如黄浦江上的潮起潮落，冲积成一片片新的涨滩。

同年春天，巡捕房总督察麦克尤（Kenneth John McEuen）为老闸捕房开枪事件引咎辞职，副总督察爱德华巴雷（Edward Ivo Medhurst Barrett）升为总督察，他宣布各级干部从副巡长（constable），巡长（sergeant），副巡官（sub-inspector），巡官（inspector），到督察（chief inspector），将大大增加华人人选。

同年8月31日，英美14国和中国东南五省长官孙传芳的代表丁文江（容定律师的前清同科进士）签定《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条例》，结束了会审公廨在上海公共租界58年的运作，成立江苏省上海租界临时法院，部分收回治外法权。

下一年春天，孙文博士的追随者在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资助下，从广东出发北伐，到达扬子江下游，途中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为防止同样情况在上海发生，英国政府派遣约翰邓肯（major general John Duncan）少将率领一万六千英军登陆上海，拱卫公共租界。

希望租界稳定和希望租界动乱的四股势力，经过结盟与分裂交错的搏斗，稳定势力佔了上风，英国派遣军当年年底开始分批撤军。

除留下1000名常驻军外，最後一批英国派遣军在1928年撤离上海。撤离的那天，巴

尔敦总领事站在领事馆二楼书房面向黄浦江那一面的窗边，他抽着烟斗，目送远处的英军离岸上船：棕色军服的人流在岸边缓缓移动。人头在移动，军马在移动，军械在移动，军旗在移动。。。黄浦江上，灰色的英国军舰汽笛哼鸣、升火待发。

“总领事先生，庆祝小派对在内花园准备好了，请您出席，”蒲纳德副领事进来，打断了巴尔敦的出神凝视。

“喔，这么快都办妥了？”

“是的，大家都在等你切蛋糕呢。”

“好吧。”巴尔敦格格笑着，换了一只烟斗，和蒲纳德一齐离开书房。

蒲纳德所指的“庆祝小派对”不是为庆祝英国派遣军完成使命离开上海，而是为庆祝一位显赫的租界居民取得英国临时居留证和他在英国领事馆刚注册的结婚。这位值得大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为他举行“庆祝小派对”的显赫人士就是公共租界乃至远东最有钱的人-----地产大王哈通。

大约半个小时前，一辆黑色福特牌汽车停到总领事馆的林荫道边。穿藏青长衫的纪总管从车前座下车，打开後车门，请哈通夫妇从後座下车。

七十七岁的哈通穿着黑色燕尾服、挺括的白色高领紧紧裹住他的粗脖子，左边腋下夹着一根黄金头饰的手杖，右臂挽着妻子路迦陵。

六十四岁的路迦陵梳着很高的发结，滚蕾丝花边的白色缎袍上镶着银花。和她肥硕的下巴几乎连成一片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红宝石白金项链。

迈下车的时候，哈通正在跟纪总管讨论一件房产租约。

“南京路心心照相馆楼上的房客什么时候搬走？”

“房客说三个月後退租。”

“有没有找到新房客？”

“有。新房客是位中医，他有王一亭先生的介绍信。”

“王一亭当过总商会会长，一定是个好房客，要抓牢这个新房客。”

“我已口头答应那个中医，房租每月五十元，三个月後起租，一切小费押金全免。”

“干得好。”

他们说着话，被领事馆的秘书带到内花园。

哈通夫妇在1886年9月26日结婚，那么为什么要在42年後的今天到英国领事馆办理结婚登记呢？这场结婚登记跟办理英国临时居留证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得从哈通的健康状况说起。

除了皮肤上出现的皱纹、黑斑点，哈通近日来感到视力、听力都越来越退化。热闹的地方他听不清身边人的讲话；黄昏刚到不顾电费很贵就要开灯，不然什么都看不清。最要命的是老毛病哮喘症，一遇上刮风的天气，心脏就会像一只小风箱，再吹也鼓不起劲来的可怜。但是，健康的下滑，并没有影响他的头脑功能。

他的头脑依然好使，既精明又灵活，推理分析样样过人，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使他免于掉入人到老年几乎无法避免的陷阱：怕麻烦，事事委托别人去做；相信不现实的好消息。

衰弱的健康和清醒的头脑，这种不幸的结合，使哈通越来越经常地想到死神的来临。他最怕的是他的庞大地产王国在自己死後像沙滩上的城堡那样随波逐流毁成平地。所以，从今年起，他就“先知先觉”地为这个地产王国的将来设谋划策。

哈通的地产王国是通过哈通夫妇的两步曲联手创建的：第一步，眼光独到的路迦陵看中一块有升值潜力的地皮；第二步，人脉宽广的哈通将这块地皮买下，再将这块地皮抵押，把资金抽出来准备投资下一块地皮。所以，哈通的每一块地皮都跟另一块地皮有资金上的牵联。这样运作的好处是资金得到充分利用，缺点是出售每一块地皮时都要先还清抵押这块地皮的债务，也就是说这个地产王国是不可分割的。

哈通对夫妻身後的愿景是尽量把遗产局限在少数几个继承人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

地产王国不至于分割。

哈通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高易公馆的律师们，就发现自己或路迦陵要立遗嘱，门都没有。他清楚记得那些鬼精灵的律师们怎么给自己浇了冷水。

那天，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四个合伙律师：拉亥脱、劳敦、葛立芬、容定在最豪华的会议室里出面接待哈通夫妇。律师们围坐在桃花心木的会议桌周围，又是敬雪茄，又是倒咖啡，热情异常地招待一番，然後由拉亥脱牵头，跟阔气的客人交谈。

拉亥脱律师是事务所里兼管行政事务的合伙律师，他经常在其他合伙律师之间排解争议，当和事佬兼牵头人。他郑重其事地站立起来，双手撑着光滑的会议桌，用男中音般的敞亮嗓音问：

“哈通先生、太太，请问您们俩位是来咨询办遗嘱的吗？”

“正是如此。”

“具体地说，是哈通先生，还是路迦陵女士，要办遗嘱？”

“我跟妻子都要办？”

“请问两位的结婚证书带来没有？”

“没有。我们是1886年9月26日在上海结婚，那时没有结婚证书，这不要紧的，对吗？”

“对或不对，要看您们两位希望将来用中国法律还是西人法律处理遗产？”

“我们希望用英国法律处理遗产。”

“请问您们俩用什么护照？”

“我用伊拉克护照，我太太没有护照。”

“您的伊拉克护照是谁签发的？”

“前奥斯曼帝国。”

“这样的话，您的遗产不受英国法律管辖。请不要惊讶。这件事我请这方面的专家容定律师解释一下。”

拉亥脱坐下。容定站立起来，他个子比拉亥脱矮得多，但是声音更亮：

“1926年8月31日前，会审公廨还在运作时，像哈通先生这样持非条约国护照的租界居民，在公共租界可以享受治外法权，受条约国法律管辖。1926年8月31日後，会审公廨结束，凡持非条约国护照的租界居民，归中国江苏省上海租界临时法院用中国法律管辖，临时法院可根据要求，延请条约国，比如说英国，派领事官员观审。”

“何谓条约国？”

“和当时中国政府签过享有治外法权条约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十四个国家，很遗憾，奥斯曼帝国不在其中。”

哈通夫妇听完容定的解释，又惊又惧。想到自己上亿元的财产居然是在中国法律的管辖之下，夫妇俩原先准备跟律师们商讨怎样在身後保住地产王国的念头，一下子扔到爪哇国去。

“能做些什么让我们的财产归英国法律管辖吗？”哈通抱着一线希望问。

“为阁下效劳是我们的荣幸。请允许我们到隔壁资料室查些资料，讨论一下，再来回答您。”拉亥脱神情严肃地站起来，带着其他三个合伙律师离开会议室。

哈通夫妇在会议室里抽雪茄、喝咖啡度过了漫长的半小时，才看到四位合伙律师笑眯眯地回到桃花心木会议桌旁。

哈通夫妇内心重新燃起希望。

“我们刚才查了资料，”拉亥脱又用男中音开腔。“并且跟英国领事馆通电话获得证实，哈通先生有资格作一种身份调整，然後便可以受英国法律管辖。”

路迦陵喜形于色地问道：“你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按英国法律办遗嘱了？”

“太太，一步一步来，”拉亥脱把手往下按了一下，好像在拍篮球。“让我先说一下哈通先生要做什么样的身份调整。哈通先生是伊拉克公民，1915年以後，伊拉克为大英帝国托管，所以哈通先生有权作为英国托管地居民申请移居英国。鉴于哈通先生在上海租界

杰出的商业活动，英国政府会以杰出人士的标准迅速批准哈通先生的申请。。。”

“不，我不打算移居英国!”哈通单刀直入打断拉亥脱。

“这个我们都明白。哈通先生提出移民英国的申请，表明哈通先生有移民英国的愿望，并不表示马上要把这种愿望付之实现。英国政府批准哈通先生的申请以后，马上会颁发一张有效期为一年的英国临时居留证。凡持这种英国临时居留证的人依法受英国法律管辖。那么一年以后呢？这张英国临时居留证是可以无限次更新的，如此这般，哈通先生就可以住在上海，永远受英国法律的管辖。”

哈通“啪”地击掌。“这真是我要的！这样一来，我的妻子也可以受英国法律的管辖了。”

“且慢，等我把话说完。”拉亥脱轻摇竖起的手指，“因为您们俩位没有结婚证书，根据英国法律，您的夫妻关系还要下点力气来证实，然后才能办遗嘱。”

“难道我们一齐生活42年还不够证实夫妻关系吗？”路迦陵沉下脸问。她的鼻子上擦着很厚的粉，因为生气，皱起的鼻梁挤下一末粉。

“根据英国法律，生活在一起，没有结婚证书，只是情人的同居关系，尽管整个租界都知道您的伉俪之情。”

对于哈通夫妇来说，这简直又是当头一棒。但是，拉亥脱下面的话使他们欢笑起来。拉亥脱说：“没有结婚证书，是可以补救的。我们建议两位再结一次婚，到英国领事馆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书，一切手续就全了。”

“一切费心。”

哈通夫妇口服心服地接受律师们的安排，回家耐心等待，直到他们收到英国领事馆的正式通知，请他们夫妇去领结婚证。

对于哈通夫妇的双重申请----临时居留证和结婚登记----巴尔敦总领事求之不得。自从上海租界临时法院取代会审公廨后，租界里非条约国外侨的治外法权都被剥夺。哈通先

生申请英国临时居留证，开辟了恢复部分非条约国外侨重享治外法权的捷径，这对保持英国在上海租界西人上层社会里的影响至为重要。因此，巴尔敦不仅快速批准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女士的申请，而且关照蒲纳德副领事在领事馆内举行一次“小派对”以示庆祝。

“小派对”置办在领事馆的内花园。内花园里围绕百年广玉兰的那一角张灯结彩，挂着红白相间的汽球。三层高的结婚蛋糕放在长长的雕花桌上，用冰镇在木桶里的香槟酒、苏格兰威士忌、白兰地、红葡萄酒、啤酒等在阳光下闪烁。下酒菜极其丰盛，烟熏鱼、炸虾、西班牙火腿片、各色乳酪等从桌子的这头摆到那头。桌子的尽头放着一大玻璃缸的果汁露。

共有二十几个客人出席“小派对”，他们是副领事们和他们的夫人、海军陆战队军官、工部局前後任总董们和夫人们、哈通的老东家和上海六大犹太家族的代表维克托沙逊爵士。四位穿白色礼服的领事馆茶房不停地给客人们斟酒。客人们用双刃象牙叉挑起下酒菜，或用嵌花玻璃杯互相敬酒。

哈通夫妇和巴尔敦总领事一前一后来到现场。总领事身後跟着蒲纳德副领事和夹着公文包的领事馆民政科秘书、签证科秘书。秘书们在一张已经佈置好的小桌後坐下，小桌上放着墨水瓶和蘸水钢笔。秘书们像乐队成员等待指挥的手势一样向总领事看去。

站在广玉兰树下，巴尔敦向客人们招手。客人们停下互相的交谈，走拢来围着广玉兰形成一个半弧形。

“现在，向哈通先生颁发英国临时居留证，”蒲纳德副领事宣佈。

签证科秘书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比护照略小的绿皮本本，递给巴尔敦总领事。总领事再递给哈通。“请核对一下阁下的名字和生日。”

“没错。”哈通打开绿皮本本，看了一下说。

“欢迎您随时来英国定居。”总领事跟地产大王握手。

“现在请哈通先生、路迦陵女士办理婚姻登记。”蒲纳德副领事又宣佈，他向哈通

夫妇做了一个请上前一步的邀请手势。

哈通夫妇来到小桌前，向民政科秘书回答了自己的名字、年龄等问题。民政科秘书指点他们，用蘸水钢笔在这样那样的文件上签名。需要盖章的时候，跟他们保持礼貌距离的纪总管会上前来，递给他们各自的印章。最后，民政科秘书，一个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年轻人，站起来，双手把一本镶银字的本本交给哈通夫妇，说：“这是你们的结婚证书。恭喜两位，新婚愉快。”

广玉兰下响起一片掌声，和“呼”“呼”“呼”的开香槟酒声，庆祝哈通夫妇结束42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新婚夫妇。

“有没有想好上什么地方去度蜜月？”总领事打趣地问路迦陵。

路迦陵“刷”地脸红起来，不知怎么回答。

一名茶房端着一只银盘来到总领事面前，盘子里放着一把象牙柄的餐刀，柄上打着银绸蝴蝶结。

总领事会意地接过银盘，对新婚夫妇说：“请跟我来。”

他们三个来到结婚蛋糕前，茶房帮助总领事切下两小片鲜嫩的奶油蛋糕，放在镶金边的白瓷盘里，请新婚夫妇用手互喂对方。鼓掌声、开香槟酒声、哄笑声、喝彩声惊得内花园树丛里的鸟雀直飞天空。

“无论如何，明年今天就是两位的结婚周年纪念，如果我还在上海，我承诺再给两位庆贺。”总领事等哈通用茶房递来的手巾擦干胡子上的奶油，把新婚夫妇拉到离人群远一点的地方。他掏出烟斗，填上烟丝，一边抽烟，一边向哈通夫妇介绍英国临时居留证会带来福利。

像哈通先生这么经商成功的杰出人士，在英国是到处受欢迎的。哈通夫妇可以选择在伦敦小住，将上海投资房地产的宝贵经验介绍给伦敦金融界，吸引更多的英国资本来上海投资。也可以选择夏季，避开酷热的上海，到英国小住，参观各地的博物馆，如果有兴

趣的话，捐款资助当地的慈善机构，到了一定数目，英国政府还可以出面向女王申请为哈通先生授予爵士爵位。总之，有了英国临时居留证，很多大门都会向哈通夫妇打开。

总领事的话，哈通夫妇听了还不如天上的鸟叫动听。除了从此以后他们的地产王国归英国法律管辖外，哈通夫妇对英国临时居留证的一切其他福利都不感兴趣。

总领事从哈通夫妇的脸色读懂他们的心声。他们走得离人群更远的时候，总领事改变话题，即刻引起哈通夫妇的兴趣。

“听拉亥脱律师说，您们这次申请英国临时居留证和结婚登记是为了办遗嘱作准备。现在证件都批准了，两位原来想办的事情得赶紧办。因为，今后几年里，条约国的治外法权在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现状，是个这样的东西。”

总领事用握着烟斗的手做了一个夸张的“？”号手势。

“会审公廨不是已经取消了吗？一切不是跟从前差不多吗？”哈通问。

“不。一切刚刚开始。去年，南京新政府的外长伍朝枢，前司法部长伍廷芳的儿子，提出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凡是北京政府跟各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包括治外法权，当由南京新政府以正当手续，予以废除。什么是正当手续？没说清楚，留下空间让我们去想像。今年，新任外长王正廷又重申这个要求。”

“中国人做事一向虎头蛇尾，废约废约，讲了七八十年，当真吗？”路迦陵不屑地问。

“即使是虎头蛇尾，虎头也会咬人。再说，伍朝枢、伍廷芳、王正廷这些人，他们跟前清的满洲大佬不一样，都是英美正规教育出来的法律专家，做事跟西人一样认真。举个例子，新的中国上海租界临时法院规定，原被告一方为外国人的诉讼案件，才可以聘请外国律师。为了保住原被告都为华人的业务，一位姓梅的美籍华人律师已经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替他作担保的就是高易律师事务所的亚力山大容定律师。所以，这次中国人是认真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哈通夫妇露出担忧的神色，巴尔敦觉得自己的话可能吓着了刚取得英国临时居住证

的地产大王，这可是有违给租界西人上层打气的本意，便和颜悦色地笑了，好像刚才讲的是笑话。他补充说：

“有一件事情两位可以放心，凡是已经由治外法权立案做出结论的个案，即使在治外法权结束後，也不会推翻，这是国际惯例。所有以前在会审公廨判下的个案，现在中国上海租界临时法院都是认可的。”

“总领事先生，嘴巴讲干了吧，”路迦陵欣喜地挽上巴尔敦没握烟斗的那只手臂。

“走，我们喝口威士忌去。”